

西方思想宝库

[美] 莫特玛·阿德勒 编
查尔斯·范多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北京·1991

Mortimer J. Adler Charles Van Doren ed.

Great Treasury of Western Thought

本书根据《西方思想伟大宝库》纽约/伦敦 1977 年英文版译出

西方思想宝库

XIFANG SIXIANG BAOKU

编者/[美]莫·阿德勒 查·范多伦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复兴门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责任编辑 罗林平

装帧设计 李 萌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工程兵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82

字 数/3,000,000

版 次/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ISBN 7—5043—0883—8/Z·32 定价:54 元

目 录

1. 人	(1)
1.1 宇宙中的人: 人的崇高与其苦难	(3)
1.2 人的处境	(22)
1.3 人的年龄: 青少年与老年	(36)
1.4 自知和自爱	(56)
1.5 尊严、声望、名誉或荣誉	(65)
1.6 伟大的人: 英雄	(81)
1.7 女与男	(92)
1.8 生与死: 对死的恐惧	(116)
1.9 自杀	(135)
2. 家庭	(144)
2.1 家庭的建立	(145)
2.2 父母与子女	(154)
2.3 婚姻	(172)
3. 爱	(190)
3.1 爱的本质、种类、力量	(191)
3.2 恨	(210)
3.3 性爱	(218)
3.4 友谊	(232)
3.5 仁慈和怜悯	(241)
3.6 对国家的爱: 爱国主义	(248)
4. 情感	(252)
4.1 激情: 激动的范围	(254)
4.2 恐惧	(260)
4.3 愤怒	(264)
4.4 欲望	(268)
4.5 希望与绝望	(273)
4.6 欢乐与痛苦	(278)
4.7 欢喜与悲伤	(285)
4.8 怜悯与嫉妒	(292)
4.9 贪欲与贪婪	(296)
4.10 妒忌	(300)
4.11 骄傲与自卑	(303)
5. 理智	(308)
5.1 智力与知性	(309)
5.2 感官与感觉	(321)
5.3 记忆	(331)
5.4 想象	(338)

5.5 梦	(346)
5.6 疯狂	(353)
5.7 意志:自由选择	(364)
6. 知识	(375)
6.1 人类知识的特点及条件	(376)
6.2 经验	(392)
6.3 真理	(402)
6.4 谬误、无知及人类知识的局限	(418)
6.5 意见、信念、信仰	(426)
6.6 怀疑和怀疑主义	(439)
6.7 推理、证明和辩论	(449)
7. 语言	(455)
7.1 语言的本质	(456)
7.2 语言的艺术	(470)
8. 教育	(484)
8.1 教育的目的和手段	(486)
8.2 习惯	(501)
8.3 教与学的艺术	(505)
9. 伦理道德	(519)
9.1 道德哲学与道德	(521)
9.2 习俗	(528)
9.3 道德戒律	(533)
9.4 道德自由	(538)
9.5 良心	(545)
9.6 善与恶	(549)
9.7 是与非	(563)
9.8 幸福	(571)
9.9 责任:道德义务	(586)
9.10 美德和恶行	(591)
9.11 勇敢和怯懦	(604)
9.12 节制和放纵	(612)
9.13 谨慎	(619)
9.14 诚实	(624)
9.15 智慧与愚蠢	(629)
10. 政治	(638)
10.1 社会与国家	(640)
10.2 政治领域	(649)
10.3 政府、政府的性质、必要性及形式	(663)
10.4 民有和民治的政府——共和政体与民主政体	(672)
10.5 公民权	(684)
10.6 专制与暴政	(689)
10.7 奴役	(699)
10.8 阶级和阶级对抗	(706)

10.9 革命	(713)
11. 经济	(719)
11.1 财产	(721)
11.2 财富与贫穷	(732)
11.3 劳动	(751)
11.4 货币	(761)
11.5 贸易、商业和工业	(766)
11.6 赋税	(773)
12. 法律与正义	(781)
12.1 法律与律师	(782)
12.2 正义与非正义	(792)
12.3 权利——天赋权利与公民权利	(801)
12.4 罪与罚	(808)
13. 自由与平等	(821)
13.1 社会自由	(822)
13.2 思想与表达自由——审查	(830)
13.3 平等	(837)
14. 战争与和平	(848)
14.1 战争与战争状态	(849)
14.2 战争工具：军队	(861)
14.3 和平和条件	(872)
15. 历史	(878)
15.1 历史：大事记	(879)
15.2 历史的进步、倒退和循环	(889)
15.3 命运、运气和天命	(905)
16. 艺术与美学	(918)
16.1 艺术王国	(919)
16.2 书籍与阅读	(929)
16.3 诗与诗人	(935)
16.4 悲剧和喜剧	(951)
16.5 音乐	(964)
16.6 美和美感	(971)
16.7 批评与审美标准	(985)
17. 哲学、科学与数学	(993)
17.1 哲学和哲学家	(995)
17.2 科学和科学方法	(1012)
17.3 数学原理	(1032)
18. 医学和健康	(1043)
18.1 医学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1044)
18.2 医学实践：医生与病人	(1050)
18.3 健康和疾病	(1056)
19. 自然和宇宙	(1064)

19.1 自然和自然物.....	(1065)
19.2 生命的特性.....	(1084)
19.3 原因.....	(1096)
19.4 偶然.....	(1102)
19.5 运动和变化.....	(1110)
19.6 空间.....	(1121)
19.7 时间.....	(1129)
19.8 宇宙.....	(1140)
20. 宗教	(1153)
20.1 宗教的基本特征.....	(1155)
20.2 犹太教.....	(1164)
20.3 基督教.....	(1173)
20.4 教会.....	(1183)
20.5 上帝.....	(1192)
20.6 男神与女神.....	(1208)
20.7 天使与魔鬼.....	(1214)
20.8 崇拜与崇拜仪式.....	(1224)
20.9 宗教异端和不信宗教.....	(1236)
20.10 预言.....	(1244)
20.11 奇迹.....	(1250)
20.12 迷信.....	(1257)
20.13 罪与诱惑.....	(1263)
20.14 赎罪与灵魂拯救.....	(1273)
20.15 天堂与地狱.....	(1280)

1. 人

第一章共分下列九节：第一节，宇宙中的人：人的崇高与苦难；第二节，人的处境；第三节，人的年龄：青少年与老年；第四节，自知与自爱；第五节，尊严、声望、名誉或荣誉；第六节，伟大的人：英雄；第七节，女与男；第八节，生与死：对死的恐惧；第九节，自杀。

开头这一章对人——人性，人生与人的处境——的思考，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对人的思考与以后各章所探讨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在以后各章都可以找到阐述人的本性、力量与性格特点的段落。例如本章第一节对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思考，在论述自然与宇宙的第十九章和论述宗教的第二十章都又涉及到了；本章第二节对人的处境的议论，在阐述伦理道德的第九章，在阐述政治的第十章，在阐述经济的第十一章，在阐述历史的第十五章都又涉及到了；本章第三节对青少年与老年问题的探讨和本章第七节对男女关系的探讨，在论述家庭的第二章和在论述爱的第三章的几节里又重新提及；本章第五节关于人重视尊严、声望以及荣辱的某些论述在下列章节又会提及，如在阐明感情的第四章，尤其是在具体阐明愿望、野心、自豪与自卑的几节里，另外还在阐述伦理道德的第九章中探讨善与恶的几节里；本章第六节对伟人和英雄的思考，在第九章论述勇敢与懦弱那一节里，又会提及；本章第八节对死的恐惧的议论和第九节的自杀的议论，在阐述宗教的第二十章的几节的有关段落里，又会提及。

在本书各章所论述的所有问题之中，只有开头这一章所论述的问题——人类——是最不需要序言解释了。尽管对人性、人在宇宙中的相对关系、人的优缺点众说纷纭，而且往往针锋相对，但大家在这个广义上使用“人”这个词的时

候，心中唤起对象却是相同的，而且对这个对象所可能提出的问题的范围和意义也几乎是普遍一致的。在这些方面，人都是一个宜于争论的理想题目，因为一谈到人，意见的分歧几乎总是可以表现得泾渭分明的。本章所收集的言论可以表明，同时也可以概括，自古以来连续不断的关于人的争论。而历来所争论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但也不外乎本章各节所讨论的问题。

1.1 宇宙中的人： 人的崇高与其苦难

人是什么，人同宇宙中的其他事物有何区别，这些都是需要下定义和进行比较的问题。本节所收录的许多引文都在为人下定义，或申述人在哪些方面具有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活物的独特属性或素质。在于人的独特属性，当然也有针锋相对的申述——指出人在哪些方面同其他活物难以区分，因为人所具有的种种属性都是宇宙中的一切所共有的，也许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不管对人下什么样的定义，也不管提出人如何区别于或类似于其他活物，总会产生人与其他活物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人与其他动物、与上帝或其他各种神、与整个大自然的关系。对这类问题提供了五花八门的、针锋相对的答案的引文，本节收集得很充分。因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和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一样，都是普遍关心的中心议题，本节引文不一定一提动物就谈与人的关系，或一提人就谈与动物的关系，但是可以肯定，这些引文差不多都是从讨论这个问题的上下文中摘录的。

支配着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思考的观点，自古以来就是：人处于万物之灵的地位，或宇宙中心的地位；别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安排的，都得服从人的需要，听从人的摆布。这种观点在现代并不象过去那么盛行：读者将会发现许多引文把对人的角色的这种观点斥之为异想天开的牵强附会。

另有一些引文在基调上是支持后一种观点的，主旨在都强调人的软弱无力或微不足道的的一面——人是上帝手中的玩物，是尘世表面上倏忽即逝的影子，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今天在这里，明天就消失了。有些作家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把人描绘成所有动物中苦难最为深重的一种，他们用冷嘲热讽的刺戳穿人的自尊，象给气球放气一样把人的自我意识里的傲气放掉。话又说回来，同这些观点相抗衡的还有许多论调截然相反的引文——把人置于高高的祭坛之上，认为人具有神灵之气，或根据人所独有的崇高性，认为人在宇宙万物复杂的层次之中所处的地位在于禽兽与天使之间，即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交界线上。人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链环。

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让他们统治海里的鱼，空中鸟，地上的牲畜，以及整个大地和大地上的一切爬虫。”

上帝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即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

上帝降福给了他们，又对他们说：“要多子多孙，要大大繁殖，要布满大地并征服大地；还要统治海里

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在大地上活动的各种活物。”

《旧约全书·创世记》1:26—28

然后上帝从旋风中对约伯说：

“谁用无法理解的言辞把我的忠告弄得晦涩难懂？

“要振作起来像个勇士，听我说，我要问你，你回答我吧：

“当我在为大地奠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如果你有理解力，你就只管说吧。”

“你若知道，就再说说，是谁给大地定下了尺度？是谁在大地上面拉开了准绳？”

“大地的基础是固定在何处的？大地的基石是谁安放的。”

“其时，晨星都在齐唱，上帝之子都在欢呼吗？”

“当海水象血崩那样，决口向外涌流的时候，又是谁用几扇门把海水关住了？”

“当时我曾用云彩给海洋做衣裳，用幽暗给海洋做襁褓。”

“为了修整海洋，我把我的法定园地扯破，给海洋安了几扇门和几根门。”

“然后，我说：你只可到这里为止，不可越过：你那汹涌澎湃的波涛只能到这里为止。”

“自你有生以来，你可曾给晨光下过命令并提醒清晨的阳光知道自己本应照耀的地区。”

“好让阳光照遍大地四极并把邪恶分子从大地上驱赶出去吗？”

“阳光一照，大地变得象印泥一般松软；阳光恰似衣裳，遮蔽万物。”

“阳光不遮蔽邪恶，强横的手臂必将折断。”

“你可曾进入过海水的泉源？或者说，你可曾走进去探测过海水的泉源的深度”

“死亡的大门可曾向你打开过？或者说，你可曾见过死荫的大门？”

“你可曾感觉到大地的广袤？你若全知道，就只管说吧。”

“亮光住在何方？还有黑暗？黑暗的住所何处？”

“这样，你就该把黑暗带到亮光的边界，你也该知道通向亮光大厦的条条道路”

“因为你那时已经生下来了，或者说，你活的日子已经够长久了，你可知道这些吗？”

“你可曾进入过存放冰雪的仓库？或者说，你可曾看见过存放冰雹的仓库？”

“我保留那些存放冰雹、冰雹的仓库是为了防备出乱子，防备战争。”

“亮光在何处散开？散开的亮光会驱使东风吹遍大地。”

“谁曾为空中多得横溢的积水劈路，或为雷电开道？”

“这样，为的是让雨水降在无人的地方，降在无人的旷野；”

“为的是让荒芜凄凉之地得以生机盎然，让小草得以发芽。”

“雨有父亲吗？或者说，露珠是谁生下来的？”

“冰是从谁的子宫里生出来的？还有满天白霜，又是谁生出来的？”

“水，象是用石头掩盖着的，深渊的尽头是结冰的。”

“你能把昴宿星团散发出来的吉祥之气系住或把猎户座的带子解开？”

“你能把十二宫中的星座在它们应在宫中的季节里引出来？或者，你能把北斗及其子星从它们的方位上引开？”

“你可知道天上的法令？你能让天上的法令在地上也有权威？”

“你能向云彩高声呼喊，以便倾盆大雨降下来把你遮盖？”

“你能发出闪电，闪电离去之后又能对你说‘我们在这里’？”

“谁将智慧置于胸中？或者说，谁将知能交给了心？”

“谁能凭智慧数清云朵？”

“或者说，当尘埃结成了硬块，而土块又紧紧聚合在一起的时候，谁能稳住天上的瓶子？”

“当大小狮子蹲伏在窝里、埋伏在隐蔽处的时候，”

“你可愿意为老狮子猎取食物？或者，还愿意把小狮子喂得饱饱的？”

“当小乌鸦因缺肉吃而飞来飞去，向上帝哀告的时候，谁会替老乌鸦供应食物？”

“你可知道出没于悬崖峭壁的野山羊何时下崽？或者，你可能看出母鹿何时生仔？”

“它们怀胎的月份，你能算准？或者说，你可知道它们下崽的时间？”

“它们弓起身子，生下小崽，也就摆脱了痛苦。”

“小崽，模样可爱，长得肥壮，然后离去了，不再回到母山羊或母鹿身过。”

“谁把野驴放了出去？或者说，谁把野驴的缰绳解开了？”

“我让旷野成为野驴的处所，让荒原成为野驴的住地。”

“野驴藐视城市的喧哗，不理睬赶牲口者的吆喝。”

“崇山峻岭是野驴的牧场：它搜寻各种绿色植物。”

“野牛岂肯甘愿听你使唤，或呆在槽边？”

“你能用缰绳把野牛拴住，叫它顺着犁沟走吗？或者说，它愿意跟在你后面把山地吗？”

“只因为野牛力气大，你就肯信赖它？或者说，把劳动任务交给它？”

“你肯相信野牛会把粮食运回家，装进你的谷仓吗？”

“你可曾把大翅膀交给了孔雀？或把翅膀、羽毛交给了鸵鸟？”

“鸵鸟把蛋生在地上，让蛋在尘土中受暖，”

“想不到蹄爪会把蛋踩碎或野兽会把蛋碰破。”

“母鸵鸟对自己的雏儿冷酷无情，好象这些雏儿不是她的：她劳而无功，也毫不在乎。”

“这是因为：上帝没有赋予她智慧，也没有赐予她知性。”

“随便何时，一旦她能展翅翱翔，她就会藐视马和”

骑马的人。

“马的力气是你给予的吗？马脖子的威风凛凛的长鬃是你给他披上去的吗？”

“你能叫马象蝗虫那样惊跳吗？马的鼻孔喷起气来是令人惶恐的。”

“马在山谷中飞奔，对自己的力气感到欣喜；它冲上前去迎接带着武器的人。”

“马对恐惧只是嗤笑，而不害怕；对着刀剑也不退缩。”

“箭筒里的箭冲着马咋咋作响；还有亮晃晃的矛和盾。”

“马，凶猛而狂暴，气吞山河；马也不理睬号角的响声。”

“在号角的响声中，马说：哈，哈。马闻到了远方的战气；军官在咆哮，士兵在呐喊。”

“雄鹰翱翔，展翅向南飞去，岂是借着你的智慧？”

“大鹰直冲霄汉，又在高空停歇，岂也是听了你的命令？”

“大鹰住在岩石上，以悬崖和坚硬的地方为家。”

“大鹰从岩石上出发寻觅猎物：她的眼睛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她的雏鹰也会啜血：哪里有被杀害者，哪里就有她。”

接着，上帝回答了约伯的问题，又说：

“同全能的上帝争辩的凡人岂能启示全能的上帝？让反驳上帝的凡人回答这个问题吧。”

于是，约伯回答上帝说：

“喔哟，怪我卑劣。”

《旧约全书·约伯记》38:1—40:4

啊，主啊，我们的主：您的尊名在整个大地是多么美好啊！您把您的光荣昭彰于九天之上。

“您因为敌人的缘故，所以从天真的孩子们的口中建立了力量，这样您就可能使敌人和复仇分子哑口无言。”

当我想到您用手指所创造的天国和您所安排的月亮星宿，

我就觉得：人算得了什么，你竟关怀他？人之子又算得了什么，您也竟光顾他？您叫人略微低于天使，您给人的头上戴上了尊严与荣誉的冠冕。

您叫人管理您亲手创造的作品；您把万物都置于人的脚下：

所有的牛羊，还有旷野里的兽；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在海里游动的一切。

啊，主啊，我们的主：您的尊名在整个大地是多么美好啊！

《旧约全书·诗篇》8:1—9

克鲁努斯之子注视着哀悼的马，心头产生了怜悯，摇摇头，对自己的灵魂说：

“可怜的不幸者，

当时我们为什么把你们分配给皮鲁斯老爷，他是个凡人，而你们则是长生不老的？”

难道仅仅为了让你们可以在不幸的人们中间也感到悲痛？

在一切呼吸于大地并爬行于大地的生物中，在哪儿也找不到比人更可悲的活物了。”

荷马：《伊里亚特》XVII, 441—447

奥得修斯：在一切会呼吸、会活动的有生有死的生物中，

大地上再也找不到比人更脆弱的了。

只要神给人提供勇气和坚韧的膝盖，

人还担心什么即将来临的苦难？

但当神在狂欢之中给人送来了不幸的时候，

人总是委委屈屈地盲目忍受。

我们人的心情恰似日日夜夜，时而黑，时而明，

被神、人之父轻轻一吹就烟消云散了。

荷马：《奥得赛》XVIII, 131—138

普罗米修斯：听听人们中间存在着哪些困难，听听我说我是怎样发现人们无能为力，我又是怎样让人们学会运用自己的才智，让人们善于驾驭自己的心志。我之所以要给你讲明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想责怪人们，而是想解释我的礼物的善意。人们，起初也是有眼睛的，但视而不见，原来也是有耳朵的，但听而不闻。人们就象梦境里的幻影一样，慢悠悠地混过一生，在糊涂、懵懂中料理了一切。他们不知道用砖盖房子以防烈日暴晒；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做木工活。他们住在暗无天日的山洞，就象在地洞里密扎扎挤作一团一团的蚂蚁。在他们看来，要区分寒冬、百花盛开的春、五谷丰登的夏，都没有可靠的标志；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没有理智的算计，直到我教会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升起和下落，他们才懂了；观察日月星辰也是不容易的。我又进一步向他们揭示算术的秘诀，算术对精细的设计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我还教给他们串联字母以记事的技术，这种技术乃是缪斯诸女神的匠心独具之母。是我第一个替人们把牲口套在轭下，把牲口变成缰绳和驮鞍的奴隶，这样，牲口就可以在最繁重的工作中替代人去劳动。我还把牲口套在车上，牲口也对缰绳产生好感了；马也成为有钱人家荣华富贵的突出表现了。首先也是我，而不是别人，创造了船，船就是漂在海上的用帆驱动的车子。以上这些都是我替人们首创的新玩意儿。

埃斯库罗斯：《被囚的普罗米修斯》

合唱：世间奇迹多，但人行走的方式最奇特。

人，冒着严冬的暴风雪漂洋过海，

在汹涌澎湃的大海破浪前进。

她，地球，群神中最伟大的神——

她，长生不老，不知疲倦——但人能把她戳得稀巴烂：

人，掌着犁来回走动，年复一年；

人，赶着骡子把泥土掀翻。

人，能驱赶，诱捕欢乐的鸟群，

野兽类，还有海里的水族，

他有的是自己编织的网，聪明的人。

他能用计谋制服荒野里的兽类——山林里的游客。

鬃毛蓬松的马，还有山里凶猛的公牛，

他，只有给它们的脖子上套上挽具，

就能把它们控制，驾驭。

人，通过自学，有了语言，

有了迅如风雷的思想和建造城市的灵感，

也学会了御寒防雨的本领。

遇到问题，他总能自己想办法。

他对未来不会束手无策。

只有死，他还不能找到摆脱的门径。

不过，他已经有办法预防种种当年不治之症。

人，有创造发明的技能；

这种技能，巧妙得连做梦也想不到，

有时有助于他的健康，有时会害得他生病。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332

合唱：你们人，在地上窝窝囊囊的过日子，象树叶一样毁灭，消失；

苍白、愁眉苦脸、迷迷糊糊、无彩的人们，你们没有翅膀，生命脆弱而短暂；

你们，泥巴捏成的柔弱之体，本来就是短命的，一生恰似一场充满忧悉与呻吟的梦；

你们还是来吧，好好听空中神鸟的歌声，神鸟不会老，也不会死；

瞧，在欢乐、清新的太空翱翔的神鸟，总是习惯于对永恒的智慧专心思考。

阿里斯多芬：《神鸟》685

蒂迈欧：听着，当所有神都成形了的时候——包括那些在空中运转时显得清晰的神，也包括那些禀性比较畏缩而显得隐约的神——宇宙的造物主对他们发表了这样的演说：“各位神，各位神的子孙，你们都是我的作品，我是你们的设计师和父亲；若我愿意，那么，我的创作就会是不死不灭的。你们身上所凝聚的一切因素都可以拆散，但只有孽障才愿意把自己身上和谐而愉悦的因素拆除。因为你们只不过是造物而已，所以你们并不是完全永恒的和不死不灭的；但是我可以肯定，你们本身是不会毁灭的，也不会遭受死的命运，因为按照我的意志，同你们诞生时被凝聚在你们

身上的因素相比，你们本身具有更强劲有力的凝聚力。现在，请听我的命令：——现在还有三种凡物有待于创造——没有这三种凡物，宇宙将是不完整的，因为如果宇宙要完美的话，它所应该包容的每种动物是缺一不可的。但话又说回来，若你们由我来创造，并从我的手上接受生命，那么，他们就将同神平起平坐了。因此，为了使他们有生有死，同时也为了使这个宇宙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宇宙，就请你们负起责任来，按照你们自己的素质，同时模仿我原来创造你们时所表现出来的伟力，认真塑造动物吧。他们中称得上永恒的那一半就叫做神性，那一半就是那些愿意服从正义并跟着你们走的动物的指导原则——那神性的一半，我要亲自播种；我已经开了个头，打算把余下的工作交给你们去做。如今就请你们把凡物与神物交织在一起吧，制作并培育活物吧，还要给他们吃喝，使他们生长，最后在他们死后再把他们收回来。”

说罢，他又一次把剩下下来的要素倒进了他事前和好了宇宙灵气的杯子里，并用大致相同的方法调匀；当然成分没有以前纯净了，被冲淡了，纯度降到了二等，三等。调匀之后，他把所有的合剂分给了同天上的星星数量一样多的灵魂，而且还把每个灵魂都分配给一颗星星；他把灵魂一一放在星星上，恰似放在车子上一样，然后他让他们了解宇宙的本质，还向他们宣布命运的法则，按照这种法则，他们第一次诞生都是完全相同的——不让任何一个灵魂在他手上吃亏；他们一一被置于对他们适合的时间仪器里，将来就会成长为最虔恭的动物；具有人性的动物有两大类，较高级的那一类以后就称之为“人”。

柏拉图：《蒂迈欧》41A

他（普鲁塔哥拉斯）说：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衡量现有的一切的存在价值的尺度，也是衡量现在所没有的一切的不存在的理由的尺度。

柏拉图：《泰阿泰德》152A

雅典来客：人……是一种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不过，仍然需要良好的教育和优良的素质；这样，在所有动物之中，人就可以变得最高尚、最有教养。但如果他所受的教育不足或很坏，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所有生物中最粗野的。

柏拉图：《法律》VI, 766

精神能力有各式各样……有几类活物……全都具备；另有几类活物具备得不那么全，还有几类活物只具备其中一种。我们前面提到的能力，指的是滋养、欲望、感觉、活动和思维能力。植物只具备第一种——即滋养能力——而已，而另一类活物不但具备这种能力，而且还具备感觉能力。任何一类活物，只要具备感觉能力，就一定同时具备欲望能力；欲望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就产生了具体的渴望、热望和希望；可以说，所

有的动物都至少具备一种感觉，即触觉……某些类别的动物还具备活动能力，另外还有一类活体，即人，也许另外还有相当于人或高于人的活体，即心灵，都具备思维能力。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14a 28

从人的身体的大小来看，人一生所射出来的精液比任何别的动物所射出来的精液都要多。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523a 15

绝大多数动物都有某种心理素质或倾向的迹象。这种心理素质在人身上显得更加分明。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人与动物在机体器官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我们在一些动物身上也可以发现人的一些特征，如文雅或凶残，温和或暴躁，骁勇或胆怯，忧虑或信心，高尚精神或卑劣狡诈，至于某些动物的智力，简直接近于深谋远虑的程度。人身上的上述某些素质，同动物身上相应的素质比较起来，也只有量的差别而已：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或多或少具有某种素质，而一个动物则或多或少具有另一种素质；人身上还有一些素质，在动物身上只能找到近似的而不是同一的素质。例如，正象我们发现人具备知识、智慧和深谋远虑的才干一样，动物身上却存在着类似的另外一些天然潜能。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儿童的表现，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种论述的正确性。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儿童同普通动物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儿童身上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将来可能变得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人和动物的心理素质，某些是相同的，还有某些是相似的，也还有某些是可以互相类比的。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588a 17

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活物中，唯有人具有神性，或者说，人所具有的神性无论如何都比其他活物具有的神性要更加充分。

亚里士多德：《动物组成》656a 8

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是直立的，这同人的可与神相比的天性和本质是相符合的。人身上可与神相比的成分的作用就是进行思维活动和发挥聪明才智。但是，如果沉重的身子从上面压下来，以其重量妨碍智力和一般知觉的功能，那么，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亚里士多德：《动物组成》686a 27

亚纳萨哥拉斯的看法是：具有……双手，就是人之所以在所有的动物中最有智慧的原因。但是，更为合理的推断应是：人具备双手，这是人的高级智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是因为：手是工具或器官，而大自然在分配器官方面的永恒方针则是，把每一个器官分配

给能够运用它的动物；大自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就象一个慎重的人那样，很有计算。先看准一个已经会吹笛子的人，然后才送给他一根笛子，这个方针要比先找出一个有笛子的人，然后才给他教吹笛子的技术要好一些。因为大自然的规律是：在一些较为重大的重要的上面补充一些次要的，而不是在一些次要的上面附加一些更贵重、更重大的。明白了上面所说的就是较好的途径，同时也明白了大自然永远会在一切可能性中挑出最佳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下这样的结论：人之所以有高级智慧并不是因为先有手；恰恰相反，人之所以有手还是因为先有高级智慧。这是因为：动物中最有智慧的就是那种善于运用最大多数器官的动物。手，不该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器官，而应被当作许多器官的综合体。因为手可以说是工具的工具，所以这个工具——手——在所有的工具中，用途最为广泛；手被大自然赋予人就是因为人在所有的动物之中最善于掌握技巧，而所掌握的技巧的种类也最多。

亚里士多德：《动物组成》687a 8

没有人愿在使自己孤独的条件下把整个世界占为己有，这是因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是一种就本质而言需要群居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1169b 18

凡对每个活物都是适当的事物，就其本质来说，对每个活物也是最佳最合意的事物。对人而言，合乎理智的生活乃是最佳最合意的生活的方式，因为理智同别的一切比较起来更合乎人性。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1178a 5

神的整个生活是幸福的，就人的活动同神的活动有某种相似而言，人的整个生活也是幸福的，别的一切动物中没有一种是幸福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分享沉思能力。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1178b 25

人，趋于完美之后，就是动物中最好的，但是，一旦脱离法律和正义的约束，却又是最坏的。这是因为：武装的非正义是更为危险的；人一生下来就配备着武器，而这种武器本来是要人凭着理智和美德去使用的，但人却可能把这种武器用于最坏的目的。因此，如果人没有美德，人就成了动物中最邪恶、是残暴、性欲与食欲也最大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 31

如果说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没有哪一样是不完善的，也没有哪一样是无用的，那么推断的结论必须是：大自然已经创造的一切动物都是为了人。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6b 6

模仿，对人来说，从儿童时候起就是很自然的事；人胜过低级动物的原因之一就是，人是世界上最善于模仿的动物，一开始就是靠模仿学习的。

亚里士多德：《诗学》1448b 6

人与一般动物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禽兽，主要凭感觉行动，对过去与未来几乎没有感性认识，只对现在而言才是活着的；但是，人，因为具有理智，凭理智能够感知各种关系，看出事物的起因，理解因果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进行类比推理，善于高瞻远瞩地观测自己生活的全过程，并为自己的行为作好必要的准备。

西塞罗：《论义务》1, 4

每当探讨义务的时候，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人，生来优于牛羊和其他动物。动物只对快感有反应，凭本能，受到刺激才去追求快感。但人的心灵是受过学习与思考的熏陶的：他平时一直在求索或实干。他总是沉醉于视觉与听觉的快感之中。

西塞罗：《论义务》1, 30

假定他（一个人）拥有富丽堂皇的家园，拥有各取职责的奴仆，拥有阡陌纵横的田地，还拥有大量借贷出去生息的金钱；凡此种种没有一样可以说是他本身内部的组成部分——这些都是他身外之物。要颂扬一个人，就应该颂扬他本身内部所蕴含的不能被赐予也不能被抢夺的东西，即他本身内部所特有的东西。你们会问：那指的是什么东西？那指的是他的精神和他的精神所包孕的理智的完善。这是因为人是一种有理智的动物。当人完成了人为之诞生的目的时，人的理想境界也就实现了。

塞涅卡：《致鲁西留的信》41

经书上就是这样写的：第一个人亚当被造就成活灵魂；最后一个亚当被造就成起死回生的精灵。

但是，在先的不是灵气而是血肉之体；随后才有灵气。

第一个人出于土，有土性；第二个人出于天，就是上帝。

土性是怎么样的，有土性的人也就是怎么样的；神性是怎么样的，有神性的神也就是怎么样的。

正如我们已经具备了土性的形象，将来我们也会具备神性的形象。

《新约全书·科林斯书》X V, 45—49

人是唯一这样一种动物：不教，什么也不懂，什么也学不会。人，单凭本能的刺激，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也不会吃喝，也不会做事，只会哭泣而已。

大普林尼：《博物志》VII, 77

当人具有在愤怒时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时候，任何野兽也不可能比人更残暴。

普鲁塔克：《西塞罗》

上帝需要只会利用表面现象的无理性的动物，但也不需要懂得表面现象的用途的我们人。因此，对无理性的动物来说，会吃会喝，会睡会交媾，会做他们分别所做的其他的一切，就足够了。但是，对我们人来说，因为上帝还赋予我们人以智能，只会做那些事就是不够的了；因为除非我们按照适当的有条有理的方式行事，而且适合所做的每件事情的本性及其内部特质，否则我们绝不会达到我们的真正目的。因为活物的内部特质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行为和目的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对那些内部特质只适应于使用的动物来说，单纯使用也就足够了；但是，对一种具有理解使用的能力的动物来说，除非他恰如其分地运用理解力，否则，达不到他的终极目的。况且上帝给每种动物都赋予了内部特质：有的宜于被吃；有的有利于农业；有的能够提供乳酪；其余也都可以适应诸如此类的用途。理解并能够区分表面现象，对达到上述种种目的来说又有什么必要呢？要知道，上帝让人出场就是为了让人来当上帝的及其作品的观察者；不仅是观察者，而且还应该是解释者。因此，跟着无理性的动物亦步亦趋，对人来说，是可耻的。人应该从无理性的动物起步的地方起步，但还应该达到我们人的本性的终点，而人的本性的终点就是思考和理解。

爱比克泰德：《语录》1, 6

如果有一件什么事你自己难以完成，千万不要认为那件事对人来说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是，如果有任何事人可能完成并合乎人的天赋范围，那么你就应该认为这也是你本人能够完成的。

马尔库·奥勒留：《沉思录》VI, 19

如果关于我本人和关于必然会发生在我的头上的种种事情是神早就作了决定的，那我就认为神决定得好，因为要想象神没有预见是很不容易圆通的。若加害于我，我就会问：神加害于我，究竟有什么意图？加害于我的结果，对神或对整体而言，会有什么好处？神所预见的特殊目标又是什么？但是，如果神不是针对我个人作决定，那么神作那样的决定，必然起码是着眼于全局的，因此，凡在总的安排中按照因果先后顺序所发生的一切，我都应该欣然接受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假使神对任何事也不作决定——若对这个假定信以为真，那就是对神明的亵渎。从另一方面来说，若我们的的确确相信这个假定，那我们也就不必祭祀了，不必祈祷了，不必呼唤神的名字发誓了，也不必做我们觉得神仿佛就在我们面前并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任何别的事情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假定神真的不作对于我们人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事情的决

定，那我就能够为自己作决定，能够探讨哪些是有益的，哪些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并符合各个人自己的内部特质和本性。

马尔库·奥勒留：《沉思集》VI, 44

看，每种活物的上部——头，脸——都是最漂亮的，而中部和下部都比较丑陋。在宇宙体系中，中、下部就是人；在人之上，就是天国和住在天国的神；神与天国整个庞大的螺旋式等级层次构成宇宙体系的大部分；地球只是一个中心点，也可以看作是星宿之一而已。然而，人的谬误行为被描绘成可惊可怖的问题；显然，我们势必把人类看作宇宙中的佼佼者，聪明绝顶的尤物。但实际上，人类的地位是在神与善之间，时时的近乎神，时而近乎善；有些人向神方面出落，有些人向兽方面转化，但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

普罗提诺：《九章集》II, 8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活物，但却不是活物的最高层次的一员；人，自己选择了中间地位；人，现在仍然还在中间地位生存着；上帝不允许把人从这个地位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地位；相反，人一直受着上帝的引导，在步步向上，上帝在竭力采用各种手段加强道德价值的支配作用。因此，可以说，上帝并没有剥夺人类的智力；人类仍然保留着原来所享有的那份智慧、聪颖、处事能力和行为正当的心志，不过在量上也受到了必要的限制；所谓行为正当的心志，起码对个人互相之间的关系而言是合乎实际的——甚至当人们在亏待别人的时候，他们还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只不过是还牙而已。

因此，可以说，人是一种高尚的创作，在整体许可的范围内也是完美无缺的；毫无疑问，人是整体机构中的一部分，但人所占据的这一部分位置却大大高于地球上其他一切活物的位置。

普罗提诺：《九章集》II, 9

人，就其本性而言多么珍惜对自身生存的明确意识，多么厌恶骗局，从下述事实中可以得到充分理解：每个人都甘愿在心境清醒中感到悲伤，而不愿在疯癫状态中觉得欢乐。在所有的动物之中，只有人才具有这种高尚而奇异的本能。这是因为：虽然有些动物，就世间光亮程度而言，具有比我们人更敏锐的眼力，但它们却得不到我们人的心灵所散发出来的精灵之光，我们人就是凭着这种精灵之光才能够对一切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 27

上帝原来只造了一个男人，其目的肯定不是要让他孤孤单单，与世隔绝，而是要让他由此更有效地获得社会的团结与和协的纽带：人们不但由相似的天性而且由血缘感情联结在一起。实际上上帝甚至也没有

象创造第一个男人那样创造那个给他当妻子的第一个女人，上帝创造那个女人是从那个男人身上取材的，目的就是为让整个类可以从一个男人繁衍而来。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 21

虽然人的肉体在有死有灭这一点上很象禽兽的肉体，在很多方面又比禽兽的肉体虚弱，但是，即使在人的肉体上也可明显地看出上帝具有什么样的慈悲胸怀，伟大的造物主具有什么样的远见卓识！看看人体的感觉器官的其他部分的布局，再看看整个人体的外貌、形态、姿势的样式，难道不是都表示人体生来就适合于为有理智的灵魂服务吗？人被创造以来就不象无理性的动物那样把身子匍匐在地面上。但人的体形，直立适于仰视天空，敦促人关心天上的事物。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X VII, 24

有一种说法认为人与动物地生育之初颇为相似，就身体而言，是合乎实际的，因为一切动物都同样是用泥土造成的。但是，就灵魂而言，这就不合乎实际了。这是因为：兽类的灵魂是由肉体的某种力量产生的，而人的灵魂则是由上帝制作的。

阿奎那：《神学大全》I, 75, 6

生活方式随着生物等级的差别而各不相同。有些生物，比如植物，只有生长能力。有些生物既有生长能力还有感觉能力，但却没有活动能力；这类生物就是不能活动的动物，比如水生贝壳类动物就是。还有些生物，除了具有这种能力之外，还具有各种活动能力，之就是高级动物了；因为高级动物需要多种食物来维持生命，所以需要活动，以便从远处获取生活必需品。另外还有些动物，除了具有这些能力之外，还具有智能——这就是人。

阿奎那：《神学大全》I, 75, 6

人的智力……在智力活物的层次中处于最低层，同神的智力的完美性相比，差得最远。

阿奎那：《神学大全》I, 79, 2

别的动物同人相比低级得到了这种程度：它们没有能力获得只有理智才能够探求的真理的知识。但是，人可以获得天使所了解的通过智力才能够悟出的真理的知识。因此，天使的知识能力同人的智力里所蕴含的知识能力相比，并没有质的差异，两相比较，只是完善与不完善之间的量的区别而已。

阿奎那：《神学大全》I, 79, 8

有些动物的武器——角与爪，有些动物的衣服——结实的皮与毛或羽，这些都是世间要素的丰富赐予的标志，而这种世间要素同人的气质的平静与柔和

的特征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这样的武器与衣服也是不合乎人性的。但是,人有理智和手;人,凭借理智和手,能够为自己创造武器和衣服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种类繁多,不计其数。因此,亚里士多德把手称之为“器官的器官”。此外,手同理智也配合更好:理智有能力设计无数样东西,目的也就是为自己制造无数种工具。

阿奎那:《神学大全》1,91,3

直立姿势对于人是适合的,有四条理由。第一,各种官能被赋予人,不仅是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因为为了使其能够获取生活必需品,其他动物也被赐给了这些官能),而且还为了获取知识。因此,其他动物获得快感的感觉对象只是食物与异性,而唯独人为了美而在可感对象的美中获得快感。这样,因为感官主要分布在面部,所以其他动物把面部朝向地面,似乎是为了便于寻找食物,便于维持生计;但人的面部是平直的,这就便于人运用各种官能,主要是视觉,因为视觉更精细而又更能明察秋毫,所以人可以高瞻远瞩,全面观测自己周围一切可感知的对象,包括天上的和地上的对象,这样就能够从总体事物中得出可理解的真理。第二,便于人的潜力有更大的活动的自由。为各种活动制订初步蓝图的头脑,不是低垂在下面,而是高高在上,在身体其他部位之上。第三,如果人的身子是向着地面平匍的,那他就得把手当成前脚来使用,这样的话,手的其他用途就会消失。第四,如果人的身子是向着地面平匍的并把手当成了前脚使用,那他就不得不用嘴,直接去抓食物。这样,他的嘴就会向外突出,嘴唇也会又厚又硬,而且他的舌头为了防止外伤也还须长得很结实,就如我们在别的动物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另外,这样一种平匍姿势必将大大妨碍语言的产生,而语言乃是理智发挥作用的恰当的介质。

虽然同样是直立姿势,但人比植物优越得多。人的高级部分——头,是向着世界的高级部分的,人的低级部分是向着世界的低级部分的。因此,可以说,人体的总布局是被安排得完美无缺的。植物却把高级部分向着世界的下部,把低级部分向着世界的上部:植物的根相当于动物的嘴,属于高级部分。但兽类身体的安排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动物的高级部分就是用以吃东西的那一部分,其低级部分就是用以排泄屎尿的那一部分。

阿奎那:《神学大全》1,91,3

人恰似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分界线,可以说,介于两者之间,分享肉体与精神的各种优点。

阿奎那:《评彼得·拉姆巴德所辑佳句录》III,序言

人的基本能量就是具有潜能或智能。这种能,不可能在一个单个的人或任何一种群体中的人们身上得到完全体现,因此,这种能要得到充分体现就必须通过

广大群众,正象要准确表现元素的全部能就必须有众多的创造物一样,否则,就将必须有一种不同于元素的能,但这却是不可能的。

但丁:《帝政论》1,3

因为在宇宙万物智力等级中,上升、下降都几乎是连续不断地一级挨着一级的,所以从最低一级到最高一级、从最高一级到最低一级(正如我们在感觉等级中所看到的那样),在有智力的天使的本性与人的灵魂之间,是没有中间过渡等级的,实际情况几乎是,在等级系统中这一级同那一级是密切相连的;在人的灵魂与禽兽最完美的灵魂之间也没有中间过渡等级,比方我们大家都见到过许多人,他们恶毒、卑鄙得似乎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我们可以断言并坚信:肯定也有些人高尚、磊落得几乎同天使没有什么差别。不然的话,人类就不会向两极分化了,但是,要人不向两极分化是不可能的。

但丁:《宴会》III,7

我们在肉体 and 灵魂方面的本质,总起来说,是混乱的,腐败的,有毒的:整个人里里外外没有一点是好的。

路德:《桌边谈话》262

巴奴日:你看,自然在产生了植物、树木、灌木、花草、海绵和植虫(指珊瑚一类生物,当时尚不知其为动物或植物,故称植虫)之后,就热衷于使它们永远相传下去,尽管个别死亡,但品种不灭,并奇妙地保护它们的蓓蕾、幼芽、嫩枝和种籽,还非常卖力地把壳、鞘、罩、荚、套、核、膜、甲、芒、厚皮、硬皮、韧皮、棱、刺用作结实、美丽、自然的屏障来为它们进行加强、掩护、防卫、巩固。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豌豆、蚕豆、青豆、石榴、桃、棉花、葫芦、苦瓜、西瓜、谷子、柠檬、杏、胡桃、榛、栗子等等,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它们的胚和籽比别的部分或部位遮、掩、盖、罩得更为严实。

但是,为了人类的延续,大自然并没有提供那样的防护:大自然把人造得赤裸、柔嫩、脆弱,没有攻击或防御的武器,处于天真无邪的状态,处于原始状态,也就是黄金时代的状态。人,不是作为植物而生的,而是作为活动的创造物而生的,生下来是为了和平的,而不是为了战争的;人,一旦被安排在这个世界上就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和资格来受用一切果实和蔬菜,来和平、文雅地治理一切飞禽、走兽、游鱼、爬虫和昆虫。但是,后来,在铁器时代,即在朱庇特统治的时代,问题发生了:在人们邪恶的心里,缺德、罪孽、敌意发芽、生根、茁壮了,于是大地开始长起了荨麻、蓟、荆棘,以及诸如此类别扭的难以对付的杂草来同人的原来的本性作对。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禽兽,凭着可怕的秉性,一一背叛了人,而且心照不宣地串通起来,互相默契,不再为人效劳了。而且,如果它们有反抗的能力,

也不再听人的使唤了。此外，还更有甚者，它们竭尽全力来干扰、侵害、伤害人。人，为了维持他原始的权利和特权，继续他对包括植物、动物在内的一切的支配和统治，悟出了这样一条真理：若不驯服几种动物并使之为人效劳，人就不可能过上他理应过的好生活；人根据需要，必须拿起武器，装备起来，以防战争和暴乱。

庞大固埃叫了起来：啊呀，圣该奈的肚皮！从上次下雨以来，我看你变得口若悬河了，我是说变成雄辩家了。

巴奴日又说：请注意，先生，看大自然夫人是怎样启发人武装自己的。人，受了她的灵感，在自己身体的哪一部分首先装备自己。天主保佑，就是两腿当中的那个玩艺儿；善良的老爷普里亚普，斯塔布斯旦那，把那个地方盖好之后，心满意足了。

拉伯雷：《巨人传》III, 8

现在让我们暂且只考察人本身，即设想人没有外援，只有他自己身上的武器，没有作为人的整个光荣的神性和知识，也没有力量，没有人的本质的基础。让我们瞧瞧人处于这种漂亮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风采。让人用他自己的理智帮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吧：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了那些他自己认为他赖以胜过别的动物的突出优势。苍穹的值得赞叹的运转、在人头顶上空滚动得那么得意的火炬的永恒之光、无边无际的大海的惊涛骇浪都是为了人的方便，为了给人效劳而建立的并已延续了千百年，谁能说服人去相信这一套？人这个可怜、软弱的生物，甚至连自主也够不上，在万物面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竟自称为宇宙的主宰、宇宙的皇帝，其实即使是宇宙极小一个角落，人也没有能力去了解，更没有力量去对之发号施令、象人这样不自量力的滑稽可笑的事，难道是可能想象得出来的吗？人自以为拥有这样的特权，即在宇宙这个大厦里，只有人才有能力认识宇宙之美和宇宙之结构，只有人才能够向宇宙建筑师说声感谢并保存一本接管世界的收支帐目：究竟是谁签名盖章，授予人这个特权？就请人把他接受这样伟大而光荣的重任的专利证拿出来给咱们看看吧。

蒙田：《散文集》II, 12, 《为雷蒙德·赛邦德辩护》

自以为是，是我们天然的原有的病症。在一切生物中，人本来最脆弱，最虚弱，而同时又最傲慢。人感到并发现自己被安顿在大地上，陷于世界的泥潭和粪坑之中，被用钉子和铆钉固定在宇宙中最糟糕、最死寂、最呆滞的角落，处于世界大厦的最底层，处于离天穹最远的下部，与海里、陆上、空中处境最恶劣的动物厮混在一起。而人在想象中却把自己置于月球运行轨道之上，把苍天踩在自己的脚下。人凭着那种狂妄的想象，竟把自己等同于上帝，给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有神的特性，把自己从生物中挑出来，区别开来，把生物应得的份额分配给他的同伙，把动物视为陪伴，并把

能力和权力按他认为合适的量分配给动物。他凭着智力怎么会知道动物内部隐秘的七情六欲？人，在动物与咱们人之间进行了什么样的比较，得出结论，把他加之于动物的愚蠢性说成是动物的属性？

蒙田：《散文集》II, 12, 《为雷蒙德·赛邦德辩护》

当我同我的猫在一起玩的时候，谁能知道猫是我的玩物而我不也更是猫的玩物？

蒙田：《散文集》II, 12, 《为雷蒙德·赛邦德辩护》

必须用强制手段迫使人就范，规规矩矩地呆在秩序这种栅栏里。人这个可怜虫实在没有能耐跨出这种栅栏。人戴着脚镣手铐，被捆得死死的，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与他那一阶层中的其他造物同样的义务，地位也非常普通，没有任何真正的、实质性的特权和突出之处。人在思想上和幻想上给自己脸上所贴的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说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享有这种想象的自由和胡思乱想的自由是真实的，而这种想象的自由和胡思乱想的自由向人可以表明什么是真的或假的，什么不是真的或假的，他所需要的什么是真的或假的，这些也是真实的，那么，这样的优越性是以高价卖给他的，而他享有这样的优越性也简直没有理由感到光荣。因为，从这种优越性里涌流出来的是困扰着人的种种祸害的总源泉，如罪孽、疾病、犹豫、混乱、绝望。

蒙田：《散文集》II, 12, 《为雷蒙德·赛邦德辩护》

运动是地球的属性，地球是善于思索者的家。人住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思考的，若人住在世界的某处象是被关在四面封闭的斗室里，那也是不适合的。如果那样的话，人绝对不可能完成对遥远的恒星的测量和思辨，除非人被赋予了超人的能力。但实际上，人被赋予了一双眼睛（他现在还有那双眼睛）和心智，因此，人的职责就是，乘坐地球——他的家——这个交通工具在非常广袤的太空遨游，了解作为路标的不同的站的情况——也就是，到处溜达溜达——这样，人就可以更加准确地观察、测量他的家屋的每个角落。

开普勒：《哥白尼天文学概述》IV, 2, 5

哈姆莱特：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件品！理智是多么崇高！才能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爽朗而又优雅！行为多么象天使！悟性多么象神！世界之精英！万物之灵长！可是，对于我，这点泥土精算得了什么玩艺儿？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第315行

伊莎白拉：

仁慈的天啊！

您偏要用您那无坚不摧的硝烟弥漫的雷电

劈开那坚不可摧的粗壮的大橡树，